

井·卷·书·坊

椿栢樓雜稿

楊之水

上海辭書出版社

开·卷·书·坊

楮楼雜稿

扬之水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楫柿楼杂稿/扬之水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6
(开卷书坊·第2辑)
ISBN 978-7-5326-3879-6
I. ①楫… II. ①扬…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7058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刘小明
技术编辑 顾 晴

楫柿楼杂稿

扬之水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4 字数 114 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879-6/I·176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楳
棹
楼
杂
稿

目录

001	绿窗下的旧风景
012	谷林先生的最后一通来书
018	今在我家
028	泗原先生
043	空如有 ——金克木先生的书房
046	关于南星先生
058	尽情灯火走轻车
062	听王夫人讲故事
075	辛丰年与 symphony
088	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 ——孙机先生治学散记
101	仰观与俯察
111	爱惜汉语
118	重读《还轩词》

124	又响鸽铃
130	关于《闲坐说诗经》
133	关于《茗边老话》
137	技术中的艺术,或者相反
158	“红红绿绿苑中花”
166	析解悲剧命运的发生点
170	拊掌谈瀛洲
174	关于《浮世物语——日本杂 事诗新注》
176	关于《看瓷说画》
178	关于《书房花木》
180	关于《行旅花木》
183	不出门儿看山水
193	好书之徒的笑与哭
199	关于印刷术起源之讨论的一 点管见
216	永乐宫考察散记
243	六十年家具史研究综述
255	我与书
262	院儿的杂拌儿
275	后记

绿窗下的旧风景

谷林先生高高瘦瘦，用《世说新语》中的话说，是“清虚日来，道心充满”。虽然不宜以魏晋人物“雅望非常”之类的熟语轻施品藻，但的确是心无一点尘，渣滓日去，散散淡淡瘦出的一剪清癯。

自幼爱好文史，却情有不得已作了一辈子财务，原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番阴错阳差，——听了这一段经过之后，真是不胜嗟叹，有缘？无缘？世事果然有个“缘”字在么？不过，在退休之前的十年，到底又是一番阴错阳差去了历史博物馆，专意整理文献，算是了此情缘，这一回，又似乎是个开端：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出版了一本文集；更有《读书》上的“谷林”和“劳柯”，不论“品书”还是“琐掇”，都是极见风格的文字。

毕竟还是缘分罢，连隐于市的居所，也带着“文化”，——它是华文学校的前身，与协和医学院同

时，用“退还庚款”建的，学校后来的情况，沙博里在《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有一段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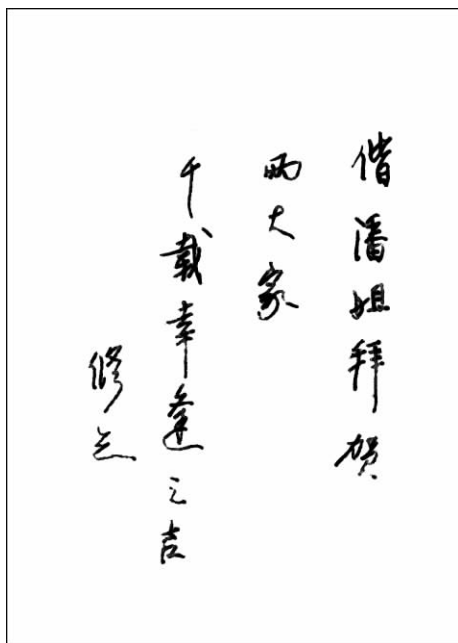
北京解放后的几天之内，有几个单位的代表来找我，要求我们把华文学校的房产租给他们，我让他们去同一位美国人联系，他是用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管理人，也是华文学校校委会成员，他和一个单位签订了租约，这个单位就是后来的文化部，文化部付租金，并付给留用的老职工工资，只是到了美国从中国撤走它的外交人员，又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的时候，租金才停付。

这段历史如今大约很少有人还知道，而大院早成文化部宿舍，似乎已不见昔日遗迹。据说当年尚有若干圆明园拆除的材料，如石雕、佛像之类，迁置在此，不曾细心寻觅，不知是否尚有遗存。

大院深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先生虽寓居京城四十余年，却乡音不改，一口宁波话，



谷林先生所赠照片(二〇〇〇年)



照片背面的题字

听起来着实吃力，而偏又是魏晋风度式的“吉人之辞寡”，总是浅浅笑着，并不多言，此外，也还是有意为之罢，——戈戈小简，是一叶绿窗风景，细楷娟丽，楚楚有风致，每令人觉得隽妙无比，便故意抛砖引玉，以期获得一份阅读的欣喜。

来书云：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转业改行，转眼花甲，还有点“晚学”的勇气，想从头读五经，可是放心难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终于废然作罢，说两件故事给你听：我读古文是从香烟画片入手的。以前香烟多是十支装，每盒有一张小画片，有一种天桥牌，画片是三国人物，一张曹操，翻过背，题的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样的感慨大为动心，它跟我的年岁太不相称，居然结下不解之缘。还有一种大英牌（又叫红锡包），画片是列女故事，汉武帝对姑姑说：“如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我从父亲的烟盒子里积攒这些小画片，开始我的古文课，后来有了“一折八扣”的标点书，我用了十几个铜子儿买了《唐诗三百首》，认真背诵

“欲饮琵琶马下催”。一位同学纠正我，说是应作马上催。我很犹疑。我觉得马下近是，待上马犹持酒不上，于是嘈嘈切切乐声大作催着上马了，如已经上马，放缰驰骤，还有什么催的呢？这就是我的水平……

——“水平”云云，自然是少年往事，但由香烟画片启蒙的故事，在翁偶虹先生的《北京谈往》中也是讲到的，想来它的“教化”作用，是影响了一代或不止一代的人。这是“百草园”中的另一片风景，其中或许正藏了无数书的故事与人的故事，这一回，它又作成人与书一脉不解的因缘，以致“百草园”中的“英雄与美人”，竟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追怀。

不过先生在这里详细讲述这个故事，一面是忆旧，一面仍是自谦，所谓“深藏若虚”，“有盛教如无”，不是圆滑处世，而是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做人；正是夫子所说的“君子儒”也。

手边一份旧剪报，大概裁自四十年代的《新民报》。题为“东陵瓜”，署名劳柯。以东陵侯邵平种

瓜城东的著名典故起兴；闲闲的文字，淡淡的笔墨，议论也不惊人，不过，结末的几句，却颇见精神，——邵平不凡，掉了东陵侯，也能短衣草履学种瓜，种来的瓜还不坏，陶渊明不凡，拿官俸办事，只看它同个普通的职业。他们不凡，就因为他们把原本平凡的事情平平凡凡的处理了。世人的平凡，乃因为他们把别人平凡的行径惊为绝俗。——若讲“水平”，这自然也是“水平”之一。却不知是不是“少作”。

先生本姓劳，“谷林”、“劳柯”，都是笔名。清代藏书家仁和劳氏兄弟，是极有名的，弟弟劳格季言尤其在考证上颇具功力。凡手校之书，无不丹黄齐下，密行细书，引证博而且精，又镌一小印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钤在校过的书上面，先生的读书、校书，与求甚解的考订功夫，便大有劳季言之风，——“丹黄齐下，密行细书”，是形似；“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是神似，有时甚至认真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妥帖与否，因每令我辈做编辑的，“塞默低头”，惭愧不已。

论藏书，自然比不得劳氏兄弟，但也还有难得的藏品。有一个四十年代编辑出版后来被编入另册的刊物，叫作《古今》，先生有从创刊到停刊首尾完整的一部，装订为五册，原是解放初期从冷摊上淘得，当时也还是很破费了的。近年曾在海王村看到，标价已近千元，里面不少文史掌故之类的文章，虽一些作者人品不大磊落，但若不因人废言的话，这文章还颇有可读。一次，见先生检出两册藏书，举以赠友，当日不便问，事后致函询及，先生答道：“那两本小书是《汉园集》和《猛虎集》。前者商务出版，是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种（丛书名或有误），是一种小开本绿色布面精装本，只是字体较小，不宜老眼。内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新诗，人各一辑，扉页左上角有‘其芳自存’四字。买此书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工作场所在前门外，晚回东城宿舍，过南河沿东口，在盐业银行的门廊下有一人用旧报纸铺地，燃一电石灯，平放着十几本书出售，我以大约四角钱得之。《猛虎集》，徐志摩新诗，扉页有题赠签署：上款魏智先

生，下款徐志摩三字，钢笔字写得挺拔有姿致，因记起海藏日记中有徐志摩与郑孝胥约往观其临池的记载，有一次是与胡适两人同去观看……”诸如此类，不说珍品，也当称为隽品。只是文革中，寓所播迁，多有散失。劫余幸存，先生又常常持赠爱书的友人，也许竟没有可以称为“镇库之宝”的尤物了罢。

不过周作人著译的全部，大抵十之六七，仍在藏中。我曾求借过其中的几种，便略略闻知当年搜索的辛劳。后来先生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写了《“曾在我家”》，详细讲述了搜集知堂著译的经过及与作者的一面之缘，琐琐往事，“风淡云轻”，先生说，“然则我所絮叨的，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我却不免“心头略为之回环片刻”：果然烟消云散了么，那风淡云轻的什么，或已氤氲作一团，一片；其实，犹在“我家”。

先生似乎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人物——用董桥的话说，是“旧”，并且，“旧”得有趣——不仅接人待物，即日用起居，也都是极传统的。印象中，他常

年穿着一件中式蓝布褂，不烟，不酒，口无所嗜，目无所贪。不急，不躁，不愠，不争。我想，即使退回到两汉，先生也不是“醒而狂”的盖宽饶，“简略嗜酒，不好盥浴”的刘宽，而是“为人恭俭有法度”似彭宣；不过，虽然不忘情于世事，却仍有隐于市的大隐之风。

过去常说读书人，现在爱说文化人。所谓文化人，大约就是始终持守了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或者，就成了名人；或者，并不。前者，能够影响及于社会；后者，便只是悄然无声润泽了他的周围。文化城的北京，文化名人自不少，不名的文化人，本来也应该很多很多（文物似也如此；譬如，那默然于著名文物之外的华文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景观罢。古有“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的说法；此事，谓读书也。读书，原只是为了求一门高雅的谋生技艺，——《颜氏家训》所谓“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便是这种功利式的教读。如此，虽大抵可以不为俗吏之类的小人，却未必做得成君子，唯有真正钟情于书，才能爱它不倦；即使

“作吏”，仍为君子，或曰：文化人。这不像是很高的要求，但偏偏能够做到的，很少。

初刊于《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